

# 哀牢山的儿女

周德翰



## 与春光一见

(组诗)

苏然

### 春风在树梢翻动诗篇

春风翻山越岭，走村串户  
带着芬芳，深入佹山  
拍打阳光、朝露和山歌  
挂在树梢上的诗篇  
触手可及，在群山上招摇

这些灵动的音符，恰是我的热爱  
它们每天都被早出晚归的山鸟衔着  
在醉人的晨昏深情吟唱

春风鼓掌，人间的美好  
长满花草、蝴蝶、歌舞和幽兰  
在春天，落地生根

素面朝天的佹山  
任春风在树梢翻动诗篇  
我相信时光听得见，溪水听得见  
捉迷藏的孩子听得见  
沐风洗尘的女子听得见  
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听得见  
春风在树梢不停地翻动诗篇

### 借你的修辞，与春光一见

桃花举着粉红的脸  
关不住的春色，披着彩衣  
在春光中奔跑

最早跑到佹山的是百花羊蹄甲  
它们占领了山岗，还占据着农贸市场  
最显眼的位置，那洁白的花瓣  
一转身，便成了满屋清香的佳肴

尽管运动受限，我还是努力  
放下疼痛的肢体，然后跛着脚  
走到长满树木的山上  
看一着树上住着的鸟雀  
还有树下生长的花草  
它们相信春天，相信山河

又是人间四月天  
面对被鸟歌唱的森林  
我想借你的修辞，与春光一见

### 在春天的小城里寻花

紫薇开了，凤凰花开了  
白花羊蹄甲开了  
火烧花、火焰花都开了  
无忧花开得无忧无虑  
茉莉还带着鸳鸯  
玉蝴蝶已随季节飞走  
而此刻，樱桃已挂满果实  
我不管夏天、秋天和冬天了  
我只管在春天的小城里，去寻找

繁花浸染，大地芬芳  
春天的脸上  
一年四季都有三角梅的倩影  
一阵春风，洒落一阵花雨  
而我是在春天  
去县城的一条街衢  
寻花，我的心情  
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 
都是绽放的花朵

### 春天的眼睛

送走寒冬，我站在窗前  
迎接立春  
院子里的桃树枝条上  
绽开了点点殷红

春风在桃树上流连，摇摆  
新芽萌发，蓓蕾绽放  
我招呼女儿过来一起看  
女儿忽闪着眼睛  
“爸爸，是桃花睁眼了吗”

只见窗前桃树上  
密密麻麻的桃花  
看着太阳，向我眨眼

腊月的一天清晨，我站在滇西南一堵颓败的土墙前，目光被一株古老的山茶树攫住。它的花开得正艳，花瓣虽小，却如血染红霞，在寒风中轻轻摇曳。它是哀牢山的讲述者和见证人，用年轮叙述着大地的记忆。我与它对望良久，那点点的红晕，像岁月赠予的勋章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在段家湾三股水默默守候花木的两位老人，他们既是花木守护人，也是生命的摆渡者。

不远处，哀牢山绵延起伏，如一道青色的脊梁撑起天空。不知何时，成群的山茶树退守到这里，悄然成为这座大山的灵性之物。大地之上，植物是自然的孩子，而居住此处的人，是山的子女。多年前，山地贫瘠，让大家过的日子简朴粗粝。在旁人眼中，赏花是一件奢侈和浪漫的事。但这是别人的一种臆断，却全然不知哀牢山的儿女每天活在花海里。当然，眼前一棵树的身世，我无法尽知。但我明白，它以活着本身，告知世界自己的故事。

在段家湾三股水，一位70岁的退休教师和一位本分的农民，两位爱花如命的人，组成一个黄金搭档，他们尝试驯化一些新苗来适应哀牢山的水土与阳光。他们的目标，是将这些植株移植到哀牢山褐色且僵硬的石缝之间，让生命在贫瘠中扎根。第一站，便是三股水这个区域，这里有大片裸露的土地，原来的住户，已经迁往远处的川河坝子。他俩没有过多奢望，只愿将因开荒和耕作后形成的荒芜土地，重新缀满山茶花和杜鹃花。这片大山本就是滇西南一片可以生长山茶花和杜鹃花的区域。但在山的心脏地带，除了成片的山茶花，也有被剥蚀的肌体，且衣不蔽体好久了。

寒风中，两位慈祥的老人站在我面前，右手虎口缠绕着一圈纱布，手微微抖动，粗糙的脸上沟壑纵横，却绽放着孩子般纯真的笑容。他们在三股水茶花杜鹃园内已栽培“哀牢红”“哀牢玉带”

“锦屏”等山茶花六十余个品种，共计二千六百余株，培育了“云上杜鹃”“红花露珠”等杜鹃花三十余个品种，育苗总数已达四万余株。山中，以六百余株“哀牢红”最为引人注目，它们迎寒怒放，如火焰点燃冬日。这些树，是生命，也是情感的凝结，是人与山之间割舍不断的亲情纽带，宛如性情相投、心灵相契的人，在静默中彼此守望。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，却恰是庄稼人与生俱来的本分和坚守，交织着疲惫与喜悦，朴素与踏实，满含热望。

这些树，将是回归山野的生命，会被这片干瘦的土壤所接纳，为明天留下一片绿洲。商人眼里，山茶花和杜鹃花是估价的资源，是利润的符号，而在山的儿女眼中，它们是大地未愈的伤口上长出的微笑，是那盏岁月中不肯熄灭的灯。当风穿过枝叶，那沙沙作响的，不是花，是地球衣裳的哀牢山的儿女对母亲的回报。

人们常说，孩子的眼睛是清澈的，但你可曾发现，大地上很多植物也拥有孩子一样的眼睛。尤其是滇西南这片土地上的山茶花和杜鹃花，它们清澈、天真、纯粹，虽渺小但不柔弱，在山腹深处，成为象征吉祥的存在。

雷打石岩孤峰海拔3000米，一片崖岩之下，大片土壤寸草不生，成为哀牢山一道深深的伤痕。它像古树被伐倒后锯开的年轮，沉淀着岁月的凝重，更像人体肌肤上愈合的伤疤，凝结痛楚与重生的叠影。一年光阴，可让树干雕刻一圈年轮，数十年流转，会在人的额头雕琢出若干道皱纹。而几千万年，乃至上亿年的沉积积淀，大地之上才有可能隆起一座新的山脉。时间从不言语，却在沉重的笔触，在万物之上写下永恒的印记。

在哀牢山海拔2500米以上之任何一处地方，可以眺望静默广袤的哀牢大地。它不悲伤，不欢愉，平卧于一条

绿野里，风起时，安然如梦。然而你仍能感知，它在绿色冠冕之下的深邃凝望，仿佛温柔地抚摸着那些为哀牢山而辛劳的人们。哀牢山是美的，它不以高度炫耀其巍峨，而以沉默和包容，折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林相，在大地上悄然生息。

住在这座大山里的人，与树木相关的习俗堪称奇妙，让人心驰神往。这片土地上，人对植物的崇敬由来已久。“山长”与“树长”，是村中掌管山林和古木的长者，他们眼中充盈着对草木的敬爱。万木复苏时节，他们俯身拨开野草，仔细察看泥土。下方的泥土微黑，正是种植山茶需要的沃土。而每一块待耕之地旁，总有面容清癯的老人蹲守在侧，与沙沙作响的山风、干裂灼热的太阳低语、交谈。沧桑的面容，正是哀牢山人心底深处父亲的模样，他们默默守护着土地的尊严和荣光。一旦那些翻山而去的人怀揣念想，在腊月将尽时归来，那熟悉的脚步声，总能唤醒沉睡的山野，催开满山如火的红色。他们都在等待那一刻。

时光上溯到1815年，山脉以西，当天空开始变得微明，天边第一缕朝霞恰好洒落林海之际，一场庄严而古老的仪式悄然开启。一阵阵过山号划破沉寂时，村民纷纷聚集。村中推选出的几位尊者立于前，每人身后置一粗陶大碗。村民手里拿着金黄的玉米籽，在自己心中选定的“山长”和“树长”身后，郑重地放下一粒玉米籽。最终，玉米粒多者当选。私塾先生则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，郑重刻上他们的名字，同时雕刻下守护哀牢山的村规民约。此碑，后人称之为“景东树长碑”。此刻，哀牢山仿佛有了呼吸，山体变暖，山色微红，仿佛一个巨大的烛台，摇曳着烛焰，照亮着千年传承的信念。这场仪式，如天地之间燃起的火种，在为哀牢山永葆常绿，默默祈祷。他们，正是山最忠实的儿女。

偌大的山，不可能每一处都自然涌

出清泉。其实，水有灵性，唯有在草木茂盛之处，它才悄然流出一条小溪。否则，它只在山的深处凝固不动。段家湾三股水，至今仍有清泉从地层深处奔涌而出，很早以前，就开始滋养人畜，润泽过往马帮与旅人。今日，它仍然默默流淌，去浇灌那些即将在大山山架上架架的山茶花和杜鹃花。对哀牢山的护花人而言，自从雷打石岩失去生命之绿的那一刻起，内心就开始升起了深深的惶恐，他们渴望能永远留住段家湾三股水的这份宁静，守护这个精神家园。

哀牢山上，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力量，它弥漫于天地之间，主宰着万物，也赋予人们一种深邃而沉静的气质。“保护环境”这样的概念，对滇西南这条绿色生命线而言，绝非一句口号的简单重复，而是人们心灵深处的真切体验。人们都在自我觉醒与提升，与自然亲密对话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我们终于开始真正地自省、自察，正视人类与自然相依共存的关系。

走出这片老山茶树林时，我的心情豁然开朗。我愿这片山野，顷刻间花香弥漫，涌出若干个“三股水”一样迷人的泉眼。水流四散，于石缝间奔突，草木根系间蜿蜒，汇聚成一条平缓溪流，河床上密布着白色和青色的石块，仿佛雕刻着时代箴言，默默诉说岁月。而这片大地的绿色衣衫，我们能随时像翻阅图集般地细细欣赏，或者读一读那些如书为题记般散落的文字。这块土地，可以像在大地图廊中随时去辨认的一幅幅生命图景，或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去凝望。从此，滇西南这片土地，让之后的回忆，不再沾染伤感。他们所有的付出，都是在为岁月注入生命的温度，给明天以希望。那些树，在石缝中扎根，寒风中吐蕊，它们不只是花木，是山的儿女写给大地的诗句。当我再来，希望那片裸露的山脊，已经山茶如霞，杜鹃又燃，花事悄然如歌。

我偏爱清晨的花田。天刚亮，薄雾像一层软纱，盖着花海，盖着远处的村寨，也轻柔着博尚水库。水面静悄悄的，雾在波光浮荡，与田埂上的雾气连作一片。露水沾在花瓣上，凉丝丝的，混着泥土气与菜花淡淡的香，是山野最干净的味道。雾慢慢散了，阳光从山尖漏下来，一缕一缕，洒在花上，也洒在水库里。金黄便有了层次：浅黄，鹅黄，橙黄，一层叠一层，一直铺到青苍苍的山脚下，铺到绿水边。

蜜蜂是花间最早的行者，在花间嗡嗡地飞，不知疲倦。田埂上，老人背着竹篓慢慢走，安稳从容；孩童在花间奔跑，笑声清脆，随风回荡山谷。也飘到博尚水库的水面上，轻轻散开。家乡的菜花，从不是孤立的风景。它生在人家门前，长在山路旁，顺着梯田层层铺展，与村寨、炊烟、博尚水库的一汪清碧、往来的人影，揉成一幅活色生香的田园小画。

雨天的菜花，另有一番静气。雨丝细细，落在花海上，也落在水库里，雾轻轻浮起来，远山、近村、平湖，朦朦胧胧的。金黄在雨雾里晕开，不艳、不烈，温温润润，像一幅淡墨山水，静，却有精神。站在高处望，梯田一环一环抱着青山，菜花依着山势铺开，高高低低，自有分寸。山风穿过河谷，推着花浪从山脚涌到山顶，又轻轻落下来，柔，却藏着力气；风过处，博尚水库也泛起细微波纹，似与花海一同呼吸。

午后日头暖，菜花开得更舒展，连叶脉都透着生气。农人在田埂上歇着，抽着烟，望着自家花田，眼神安定，目光偶尔也望向博尚水库，望一眼那片能养田、能养人的水。他们话不多，只晓得春种秋收，菜花一开，一年便有了指望。

菜花不只是好看，更是一方人的生计。春水润田，水库滋养，花开得格外踏实。春尽花谢，结出细长的荚，荚黄了，便收割。农人弯腰挥镰，油菜一捆捆堆在田埂、晒干，打籽，黑亮的菜籽送去油坊。新榨的菜油，金黄透亮，香得醇厚，炒青菜，煎豆腐，都是家乡最本分的滋味。油香飘在村寨里，飘在道路上，也飘在博尚水库的风里，是烟火，也是归处。

花开花谢，岁岁如常。菜花不与群芳争春，不与繁花竞艳，只在属于自己的时节悄然绽放，将寻常土地，晕染出满目生机。

清明雨，依旧轻柔落下，过蜻蛉河，落满田垄山岗，落至老屋新屋。它带着淡淡的忧伤，却藏着深深的眷恋。

## 潇潇清明雨

付丽萍

是祈安，更是盼着家国山河，岁岁常青。一旁的背篓里，香烛纸火码得整整齐齐，这是后辈对先人的敬奉，是小家的香火传承，亦是华夏儿女千年不变的礼俗。待一切备妥，一家人便踏着微雨，奔赴老家后山，赴一场跨越生死的团圆，守一份代代相传的虔诚。

清明的路年年相似，只是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车行驶在新修的蜻蛉河公路上，路面平整，伸向远方。两岸新植的橘树、杨梅树、蓝花楹亭亭玉立，缀着雨珠。不知名的小红花静静绽放，静默的村庄卧在烟雨里，青瓦覆雨，柴门轻掩，都在静静等候一场清明雨，洗尽尘埃，也安抚人心。

故土近在咫尺，我却已是多年未归来祭祖。平日里困于工作的奔忙，溺于生活的琐碎，总以为来日方长，却忘了时光匆匆。故土难离，先人的坟茔在山岗上，守着四季，也守着游子的归途。这份愧疚，如细雨缠心，轻轻浅浅，却挥之不去。我们走得再远，飞得再高，家的根在故土。家国的魂在山河，忘了归途，便是丢了初心。

车入乡间，田畴如画。麦苗已抽穗，青穗低垂，蓄着生机；蚕豆枝繁果硕，豆荚饱满，藏着丰年的希望。走在湿滑狭窄的田埂上，脚下的车前草翠绿翠绿，蒲公英顶着嫩黄的花，无数不知名的野菜沾着雨珠，在春雨里潜滋暗长。这一方土地，春种秋收，世代耕耘，养活着一方人，延续着一脉烟火，它是小家的衣食父母，亦是家国的寸寸山河。

母亲走在身侧，望着熟悉的田野，轻声叹道：“你还记得小时候吗？你们姊妹俩放学就往田埂跑，挖芝麻叶（车前草），星期天背到城里卖，五角钱一碗，挣的是零碎钱，也磨练出了能吃苦

的心。”

一句话，擦亮了尘封的童年时光。那些物质清贫的岁月，却藏着最纯真的快乐。放学后挖野菜，蜻蛉河里捉鱼摸虾，赤脚踩在软泥上，笑声惊飞了水鸟，时光慢得像门前的流水。最难忘的，是跟着爷爷进城卖菜。爷爷挑着沉甸甸的菜担，红萝卜肥大硕大，小白菜翠色欲滴，茼蒿、韭菜捆得整整齐齐，一路步行三小时，走向城里的集市。我拎着小篮，紧紧跟在爷爷身后，爷爷的背影高大宽厚，是儿时最安稳的依靠。

如今，爷爷已长眠山岗，整整二十载。多年烟雨，数载风霜，他劳作一生的土地依旧丰饶，他守护一世的家人依旧安康，只是如今阴阳两隔，再不能相见。这世间最绵长的痛，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，而是清明雨落，想起故人时，心头那一抹挥之不去的怅惘。

跪在爷爷奶奶墓前，父亲神情肃穆，斟酒、敬茶、供水饭，奉上精心准备的肉食，动作虔诚而庄重。母亲垂首默念，声声祈愿，都是最朴素的期盼：“保佑全家老小清吉平安，行车顺遂，工作安稳，岁岁康健，年年如意。”

因护林防火，山野禁火，我轻声劝母亲将纸钱压在墓前，以心祭代替火祭。母亲虽有不舍，却也明理——守护这一方山林，便是守护故土，守护家国的绿水青山。

扫墓罢，抬头仰望，天青色等烟雨，云层低卷，苍天含悲，恰如此刻的心情。随后，我们前往陆林村。陆林村是个香气清幽的小山村，桃花已谢，落英藏于泥土，一树树野蔷薇临雨绽放，素白洁净，迷离清雅，在山野间默默盛开，不争不抢，一如故土的人，温润而坚韧。这里是母亲的出生地，我的外婆